

挺进高原

■胡开尧 贾保华 赵佳

水盆,上面一汪清水,下方却是深深的淤泥,一旦陷入,几乎没有生还可能。窄窄的土壤将“盆”与“盆”分割,战士们只能小心翼翼沿着土壤迂回前进。

二

走出星宿海的时候,许多人的双腿严重浮肿,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。更要命的是骆驼损失了好几十头。在高原,没有运输工具,行进更加困难。

庆幸的是,前方就是曲麻莱县的嘉庆松多,这是独立支队行军近一个月来遇到的第一个藏族牧民聚居区。“金珠玛米”的到来,让这个与世隔绝的高原小村顿时热闹起来。

经过短暂休整,独立支队重新踏上征程,向长江上游的通天河挺进。按照藏族习惯,牧民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。

一到河边,杂布藏顿时傻了眼,只见河水暴涨,浊浪翻滚,与先前来探路见到的场景截然不同。他们遇上了历史罕见的大洪水。河水又宽又急,一时难以强渡。

经过紧急商议,司令员范明和政委慕生忠决定暂时在河边安顿下来,待河水下落再想办法过河。然而一连3天,河水不降反涨,让久经战阵的两位老兵日夜难眠。“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,兵分两路,第一大队利用牛皮筏子强渡,另一路由杂布藏带队到上游寻找渡口。”范明最终下定决心。

呼呼的北风掀起半人多高的水浪,牛皮筏子就像树叶一样在河里忽上忽下。第一大队政委刘旭初和4名战士手握桨板,拼命向前划行,岸边的每个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一只牛皮筏子最多载重300公斤,总共也就十几只,相对于众多的人员物资真是杯水车薪。让范明稍感安慰的是,杂布藏在上游50公里处,找到一个河水较浅的地方可以涉渡。

9月的通天河,风雪交加。60米左右宽的渡口,虽然最深处只有1.2米,但湍急的水流泛着冰碴不停翻滚,让人望而生畏。喝下两口烧酒,腰间系上绳子,杂布藏第一个跳进河里。其他同志也纷纷过河,寒冷直击骨髓,身体就像被电击一样瞬间麻木。有的同志还没到对岸就全身冻僵,被无情的河水吞噬。辛烈火、刘益民、吴帮英……15个日日夜夜,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就这样消失。这次渡河,8名同志牺牲,150多头牲畜被冲走。当最后一批部队安全过河,杂布藏累得瘫倒在地上。

三

“唐古拉山挨着天,人过气难喘,马过要下鞍。冰封雪裹天地寒,只有雄鹰不怕难。”有这样一支歌谣在藏族群众中流传,足见唐古拉山的凶险。

梦想花开

■刘恒武

训练之余,李发有时常惦记独自在家里的母亲。每次打电话,母亲总说:“不要担心,我身体好得很,你在部队要好好干。人只有过不完的坎,没有过不去的坎。我多吃点苦,欠的债总能还完。”想到母亲的叮咛,李发有眼角总会泛起泪花。训练时,对自己要求更严。5公里武装奔袭,满分冲线的他还要加练。在每一次随队执行大项任务中,李发有都立志把自己锻造成“尖刀利刃”。

“只要组织需要我,我就一直在部队干下去。”李发有异常坚定的心,却在士官选取前动摇了。那次,在等母亲来村部接电话时,他从乡亲口中得知母亲为了省钱,吃的舍不得买,病了也不去抓药,已经好几次晕倒在地。

李发有待不住了,不顾领导和战友挽留,瞒着母亲退伍返乡。他把积攒的津贴连同两万多元退伍费都交给了母亲。母亲还掉一些外债,压力虽然减少了一点,但她对李发有退伍,心里是不高兴的。

回到地方的李发有在市区打工,尽管干得不错,挣钱也不少,但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,在部队生活的场景常常不经意间从脑海里冒出来。李发有忍不住对军营的怀念,找到武装部,请求到预备役部队服役。

常言说,“大河涨水,小河里满”。村里修通了公路,村民富了。李发有家的农产品,也在城里卖出了好价钱。母亲和李发有算了算,不用了两年外债就能还清。

一天,李发有对母亲说:“这几年党

凌晨5点,伴随着太阳从天边升起,湛蓝的天空像被水洗过一样没有一点杂质。万道光芒照耀着冰雪覆盖的唐古拉山,越发晶莹剔透、洁白无瑕。

战士们还没来得及欣赏美景,严酷的考验已悄然而至。身上的棉衣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寒风中,犹如一层薄纸,那么不堪一击;平时再简单不过的呼吸,此刻也变得相当困难;厚厚的积雪踩上去就像踩在棉花上,每一步都要挣扎着前进;山上无法安营扎寨,只能在雪地宿营……

“杂娃,快醒醒!”恍惚中,倒在雪地上的杂布藏好像听到刘国福大伯的呼喊。刘国福曾是一名身受重伤的西路军战士,被杂布藏一家救下。从刘国福口中杂布藏第一次听说了共产党,知道有一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。杂布藏离开家的那一刻,共产党就成为支撑他活下去的希望。

中国人把黄河比作母亲。在杂布藏心中,共产党就是母亲。

那段日子,每天都有官兵倒下,战友们只能含泪将他们埋在路旁。经过7天7夜的生死搏斗,这条雪线终于被征服,筋疲力尽的官兵进入拉萨的门户黑河地区。

黑河是西藏北部最大的城镇。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,当地官员对解放军很不友好。杂布藏和先遣队长刘志毅、政委刘星汉一起向当地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政策,逐一走访开展统战工作,最终消除了人们的顾虑。

那一天,黑河牧民群众穿着节日盛装,热烈欢迎独立支队。以五星红旗、八一军旗和毛主席像为先导的骑兵队伍威武雄壮,浩浩荡荡开进黑河市区。在黑河休整的10天时间,电影队放映电影、医疗队开展义诊活动、工队进行文艺演出,会藏语的官兵纷纷走上街头,向群众散发画报、领袖章……独立支队的官兵就像播种机,走到哪里,哪里就开遍军民一致、民族团结之花。

“金珠玛米呀古都(解放军好)!”那段时间,藏族群众见了支队官兵都会竖起大拇指。

支队官兵离开黑河,一路向南。穿过当雄、羊八井,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跋涉,11月27日,独立支队终于在拉萨郊外与18军主力胜利会师。

70年过去了,青藏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民军队也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道路上加速前进。前不久,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一架架战机从唐古拉山口呼啸而过,这个曾横亘在杂布藏和战友面前的死亡地带,已经成了人民军队驰骋的练兵场。那震天的飞机轰鸣声,是对长眠于进藏路上的革命先辈的告慰,也是新时代官兵唱响的强军战歌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世间所有的花,都是可爱的。如果我只能选择一束,插在花瓶里,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手伸向百合花,无论是粉色、白色、黄色,皆喜。可是,近些年,我已经和百合花疏离得陌生且隔膜了。

我清晰记得,最后一次买百合花是在7年前的那个初春,我回北京探望病重的父亲。与癌症抗争了8年头的他,已经形销骨立,疼痛折磨得他连刷牙也要蹲在地上。这个当年在边境作战中用铮铮铁骨对抗枪林弹雨的军人,没有倒在前线阵地,却被病魔击垮了。我们都明白,那个说“再见”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了。

父亲一辈子爱花草植物,但凡能出门走走,也会举着我淘汰的那个尼康相机对着小花丛和树木拍个不停。屋里更像是个小植物园,客厅卧室都是盆盆罐罐开花或不开花的植物。是预感到主人气数将尽吗?那个冬天,许多已经跟了父母多年的花草居然相继死掉了。望着那只剩下枯枝的破败景象,我决定去不远处的花卉市场买束鲜花,给萧瑟的屋里带来点生机。

13岁的侄子主动与我同去。从草桥的家到花卉市场步行也不过二三十分钟,我们快步走着。春寒料峭,我们都把手插进口袋里,而不一会儿,又都走出了汗。“姑姑,我昨天陪爷爷去医院开药,他舍不得打车,我们坐公交车回来。刚下车,爷爷就找了个树坑蹲下吐了。医生说吃他吃的药副作用太大,整个手掌都是黑的。医生还吓唬他了,说不许他再吃什么偏方了。真的没办法救爷爷了吗?”侄子的话让我心里难受极了,可在一个孩子面前,我还得表现出一切没那么糟糕的样子,故作轻松地安慰他:“别太担心,也许突然就有特效药了。现在,全世界都在想办法攻克癌症。”

买什么花,我知道根本不用问父母。他们从不挑剔。他们似乎永远相信自己的女儿远比他懂得美。我们买了一束粉百合,挑了花苞最大最饱满的几枝。花贩都说,我们挑走了那天市



长征

第5286期

部队给的2.8万元特困家庭慰问金,把家中所借外债全部还清。李发有高兴地想,等休假回家,他要把自己获得的军功章挂在母亲胸前。

一天,李发有母亲在放羊的路上,因一只小羊掉进水库,在下水救羊时再没能上岸。噩耗传来,李发有哭得撕心裂肺。第二天,他坐上回家的航班。料理完母亲的后事,李发有独自坐在房前的核桃树下想,母亲操劳一辈子,还没享过儿子的福,泪水不知不觉地打湿了手中紧攥的母亲放羊鞭。

母亲又何尝不是一名战士?自己要像母亲那样在逐梦路上永不言败,为祖国站好岗守好边,用实际行动回馈部队恩情,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。

回到高原的李发有,训练更加刻苦。500米收放线,他始终保持全营第一的成绩;负重20公斤5公里跑是他的训练常态;每年部队执行驻训、演习等大项任务他一次不落……教导员仇永恒说:“他像个铁打的人,永远保持冲锋的姿态,不出成绩才怪。”

2020年度开训动员大会结束,该旅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就在海拔3700米的驻地火热打响。双杠臂屈伸是一项新设置的课目,不少人围着器械场,要亲眼见证首个纪录的诞生。起初,李发有并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

“开始!”做到第50个,李发有的手臂开始发抖。“顶多再来10个就得下。”一旁的人肯定地说。但10个做完,李发有还在杠上。“180了!好!188个!”之后,在不到一年时间,他的成绩又得到了大幅提升。

今年5月,西藏军区开展“雪域之巅·2021”创破纪录活动。李发有打破军区双杠臂屈伸纪录,再度荣立三等功。在雪域之巅,一场新的演习又打响了。已顺利晋升中士的李发有,全副武装带头向风雪深处冲去。

盛放的百合

■淡巴荻

场最好的一束百合。我们仍像去时一样快步往回走着。只是,我捧着那束沉甸甸的花,侄子紧跟着,我们都沉默着没再说话。

那束“最好的百合”被插在花瓶里,最终一朵也没开。那鼓胀的花苞像一条条饥饿而死的蚕,没能挺过路上那半个小时的寒冷。“多可惜!那么好的花,活活冻死了。”父亲一脸惋惜,佝偻着站在那儿,他已经比去年矮了一大截。他眼里充满怜惜,似乎那花的生命比他的还珍贵,似乎忘记了他自己也将油枯灯尽。

不久,父亲走了。当时窗外一树桃花开得正绚烂。他不仅彻底卧床,还瘦得脱了相。他早没力气说话了,微微摆摆手,拒绝了母亲想搀扶他去窗前一

眼那美丽桃花的建议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买过百合花。甚至,每次看到它们,我都本能地躲避着目光。它们好像是一根刺,一个伤疤,提醒我那个料峭的春日,那个对着

一束花惋惜的父亲。花和父亲,都提前结束了生命的旅程。花被扔掉。父亲被埋在了土下,陪伴着那些青了又黄的小草。我们都还活着,故作平静,过着没有他的日子。渐渐的,好像他离去导致的那个黑洞已经被庸常事物填补得越来越小了。

一周前,我翻找驾照,在抽屉底部看到一个塑料袋裹着的東西,瘪瘪的、硬硬的。解开那死死打着结的袋子,里面是互相扣合着的两个小镜框,翻开后,却是父亲的黑白照片。我那五官俊朗、神态英气的父亲,似乎一点没在意被如此冷落,仍淡然而微笑地望着我。

照片里的他穿着军装,四十出头的年纪。我知道那是他自己极喜欢的两张照片,某一年,他曾专门骑车去照相馆让人把那一寸照片冲洗放大了,配了镜框摆在客厅柜子上。自他过世,弟弟似乎有些忌讳与父亲有关的旧物,母亲便有趣地把这老照片也收了起来。

看到父亲这样被憋屈地扣着关在抽屉里,我心里一阵疼痛。赶紧拿出来,擦干净,重新放在书架上。偶尔打扫除尘,或只是走过,我禁不住轻声呼唤他一声:爸爸!他只与我交换目光,微笑无语。

有时,我的心会咯噔一下,陡然疼几秒。有时,我只是望着他,唤他一声,然后走开,继续手头正做的事。我明白,这么多年来,父亲并未走远。

春天又来了。花儿们如期赴约。从公园跑步后回家,踟蹰着走进经常路过的那家花店,打量各路花神片刻,我突然上前,走近一堆粉色、白色、黄色的百合花。我选了黄色的两枝,各顶着四个花苞。

天上飘起了细雨。我快步走着,尽量不去想几年前的那趟买花之行。

换水、剪枝,去掉多余的叶子。我把它们插进一个细口大肚瓷瓶,放在客厅的书架旁。读书写字间隙,我时不时把书和笔记本放一边,默默地打量瓶中的花枝。是感觉到主人殷殷的目光吗?它们像懂事的孩子,晚上也不眠不休,趁我睡觉的时候,一朵朵悄然次第盛放。客厅里弥漫着馥郁的香气,经过它们时那芬芳更浓,热烈地扑过来,给我一个最厚实、最缠绵的拥抱。我不再担忧它们不开,而是忧心开得过快过猛。就像母亲,既期盼着孩子成长,又生怕他们太快长大。

每天早晨,从卧室走进客厅,我会先跟它们打个招呼:“孩子们,早上好!”三朵,五朵,八朵。再一数,居然是九朵!有一个细小到我都没留意的花苞,居然也奋力地开放了!父亲在书架上,正望向这一瓶铃铛一般挂满枝头的百合,那微笑仍是淡定而温暖的,似乎在说,不错。他一向是个寡言安静的谦谦君子。我突然顿悟,要报答那个老人几年前的悲悯之心,这些花儿原来是为父亲开的。

我感激得无以言表。这束世间最知心的百合花,它同时陪伴着这个世界的我和另一个世界的父亲。

我俯下身,使劲嗅着每一朵花瓣,好让自己的身心都熏染上花香。我小心地触摸它们柔润的叶片,像触摸冬天的第一场雪。我没完没了地对着它们拍摄,日光下、灯光下,甚至黑暗中。

面对着那纯洁脆弱的美,我也曾有过摇头叹息——我们,谁也不能逆时光而行。

世间万物,其实哪样可以久留?无论美丑垢净,不过弹指即逝。然而,我们依旧深怀感恩,努力前行。

忽然想起一个朋友去郊外踏青,眼高手低,拍了一组花红柳绿的照片,自知不尽如人意,配文云:你们尽力了,我也尽力了。足矣。

老兵不死,只是逐渐凋零。是的,父亲尽力地活了,如这束尽力盛放的花。这也许,就叫作圆满。



芬芳(中国画)

那艾婧作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初秋,海拔4400多米的西藏军区某炮兵旅驻训地,风刮了一整天。深夜,雪又跟着下了起来。在西藏,风雪并不少见,但片片雪花,对李发有来说都意味深长。

李发有出生在云南楚雄一个彝族山村,这里曾是一个连公路都没有的贫困村。2013年初,村里才开始修建公路。村民们激动得挥锹抡锤,纷纷加入施工队,要亲手铺就这条康庄大道。这其中就有李发有的母亲。

李发有的父亲患病卧床不能下地干活,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母亲种地维持。忙完地里的活,还要赶去工地担土填坑,一天下来累得走不动路。李发要有要替母亲去修路,母亲说:“你好好读书争取考个好大学,我苦点累点不算什么,等路修通了,农货能运进城,就有好日子了。”母亲的梦还没来得及迎春发芽,李发有的父亲病情恶化。母亲在村里挨家挨户借到8万元救命钱,最终也没能留住李发有的父亲。

受当过兵的爷爷影响,到了征兵年龄的李发有,应征入伍。

当兵前一天晚上,母亲煮了6个鸡蛋装进他包里,还有好不容易凑来的200元钱。

李发有在新兵训练期间因成绩优异,下连时被侦察连“抢”走,成为一名侦察兵。